

日本“Z世代”开始反思“日本与世界”

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“新时代”，这个时代的许多内涵有待“Z世代”的创造。他们不同于上一世代，不可能享受岁月静好。因此，他们苦苦思考，未来是他们的。

11月的东京，气温宜人，初冬阳光温煦，树叶满目金黄。校园内常听到包括中文在内的多语言对话。我偶会驻足，与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学子交谈。这些学子最辉煌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他们的阳光，来自于他们生活在一个和平与安宁的时代，不曾经历暴风骤雨，更没有苦难与绝望。

但是，世界正在变。全球危机正从世界各地日渐浸入课堂。最近笔者的一课，是讨论法国历史人口学家托德所著《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开始》。笔者的一名学生曾先读过，然后建议我研究室所有同学阅读。我们已进入“第三次世界大战”，其实持有这个看法的人不仅托德一人。今年早些时候，罗马教皇方济各就曾说“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开始”。不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个“开始论”，但人类今天的确实比二战以来任何一个时期，都更接近一场全面的大战。

在今天的日本课堂，热点已经转变。学生们热衷讨论“日元贬值”，（日本经济）“失去的30年”以及“韩国人均GDP即将超过日本”等话题。与10年前比，当下的日本年轻一代未来危机感明显增强。他们已经失去发达国家优等生的自信。最近，国内媒体关注日本“Z世代”对华好感增加现象。其实，变化的真正原因在内部。当下日本年轻一代关注的话题，不是上一世代制造的“领土议题”。对这一代人来说，他们关注的是经济停滞，他们感到困惑的是日本政治领导力的缺失。

半个世纪前的日本校园，也曾有一个“造反有理”的激情时代。甚至在今天某些日语词典中，依然保留“造反有理”这个词。冷战后，激情退去，日本校园有了30年的平静。那些当年疾呼口号，冲出校园的学子，如今已进入暮年。但是，大学人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当下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与战争威胁？

在东京的校园，我度过了人生近半时光。尽管



刘迪

世事喧嚣，但课堂上，同学与教师构成的共同体，让一个大学人与校园外的风风雨雨保持距离。你每天站在大学课堂讨论国际政治，也许可以增加世人对战争与和平的认知。尽管我懂，学术与现实政治仍要保持距离，也深知学术对现实的无力，但我仍坚信教育的力量。

欧战影响正向全球漫溢。日本年轻一代把世界问题带入课堂。迄今为止拒绝难民的日本开始转变，目前已接收了2000余名乌克兰的难民。据悉，这些人中六成以上拟长期在日定居。鉴于这些难民多为妇孺，有人估计战后她们将为丈夫、儿子申请入境，以求家庭团聚。日本是否应更积极参与全球难民问题的解决，这是日本课堂讨论的一个题目。

日本是否应敞开国门，这已经不是问题。今天，尽管日本人对疫情还有“小担心”，但不再深壑高垒，如临大敌。现在日本国门已经敞开。部分观光客捷足先登，在东京，常见到那些从天而降的游客大摇大摆走街串巷，到处游荡。因疫情耽搁入境的外国留学生登陆日本。

近年日本的大学开始将教育视角转向解决基层问题。2022年日本全国共有848.9万套空房，占总住房套数的13.6%。整个房市前景绝非乐观。如何有效利用这些“空房”？引进外国投资是否有效？这也是学生们思考的问题。

这届世界杯日本队先胜后负，这让日本舆论从山峰跌入谷底。今天的世界，包括日本的政治家，都喜欢“新时代”这个词。其实，这个词就是“啥也不能确定”。从今以后，如俄乌冲突、景气、疫情，都像世界杯，无法预测。

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“新时代”。他们不同于“平成一代”，还可以安享高度成长时的硕果。这个“新时代”的内涵，还有待“Z世代”的创造。

从今以后，如
乌战、景气、疫情，
都像世界杯，无法
预测。

✉ [发自东京]